

不久前旅游匈牙利,在首都布达佩斯漫步,这座城市素有“多瑙河明珠”之誉。横跨多瑙河的八座大桥把布达与佩斯两地连成一体。从河畔向两岸市区延伸,古老的城堡、雄伟的国会大厦、华丽雕饰的教堂、大剧院、英雄广场的千年纪念碑、随处可见的屋顶尖塔和现代风格的屋宇楼群错落有致,交相辉映。然而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的是河畔的一幢淡黄色建筑,铁红色屋顶,上下两层,各有一排窗,上层十三扇,下层除去门,是十扇,没有任何雕饰,毫不起眼,如果说那些雄伟壮观的楼宇是贵族,这幢楼就是十足的平民布衣了。一听导游介绍说这是总统府,我们不禁睁大眼睛,我打听了一下,在里面办公的总统叫施米特·帕尔,这位先生很有些显赫经历,是两枚奥运金牌得主,担任过一系列政府和议会要职,竞选中以绝对优势当选。我想,匈牙利国土面积九万多平方公里,人口一千余万,也不算小了,总统府像样点,不至于有人说三道四。我们有些乡镇政府的办公大楼也比它豪华气派得多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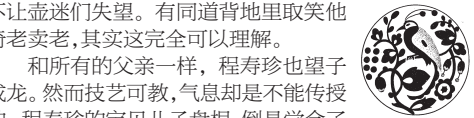
世事难料。如今,施米特总统走人了,不是任期到,是因为一篇博士论文涉嫌抄袭而宣告辞职的。这事



世象杂谈

程寿珍最有名的代表作是掇球壶。该壶堪称紫砂光器中的经典之作。犹如大、中、小三个圆球垒叠,显得稳重圆润,丰满精致;有一种俯仰天地、器宇轩昂的气度。它简洁,似又繁复,而繁复又消融于浑然一体的简洁之中。整个器型雄浑大度,又波澜不惊,体现了平和、清静、无为的道家精神。后世的紫砂艺人都把它奉为经典,就像初入门的美术生,必得画维纳斯一样。它后来被送到美国旧金山,又送到芝加哥,获了多少奖,程寿珍自己也记不清了;反正小卒过河只管冲,至于给中国人挣了多少脸面,程寿珍还没敢把自己的一把小壶跟一个国家联系在一起。说实在话,那些身外的荣誉对于程寿珍的日常生活来说,基本没有什么影响。那印着洋文的奖状,不就是一张纸头么?老子说,有无相生,难易相成。晚年的程寿珍坚持做壶,一日不辍。很可惜他做不到气定神闲。人活着,一瓢一饮,稻饭羹鱼,是非常具体的活计。窑场上的人说他 70 多岁还能吃猪头肉,为了这一口鲜美的猪头肉,他的手也不能歇着。如此能吃,表明他身体好。譬如刘海粟,93 岁时,他还能吃一大盘鸭屁股呢。有资料说程寿珍 70 岁后只做三款:掇球壶、仿鼓壶、汉扁壶。创作基本上停止了。那三款壶,最能显示程寿珍的功力,但也表明他的晚年很无奈,客户要求他做什么,他就只能做什么。他有时还有创作的灵感,偶尔还想翻翻花样。但客户不买帐:“你做别的,我们就不要了,那不是你的东西。”搞艺术的如果不能随心所欲,让人尽兴歌哭,不能放开心怀、酣畅淋漓,那是多么遗憾的事情。一个艺人到了晚年,最怕病,其次怕穷。程寿珍一辈子穷够了,猪头肉可以狠狠心不吃,但他不能不为子孙考虑,所以他晚年不敢创新,亦步亦趋地重复自己。他儿子盘根,倒是继承父业,也做壶。据说程寿珍晚年镌了一方印:“八十二老人”。但权威的资料表明,程寿珍只活了 75 岁。于是又有人说,那方印是别人所赠,是朋友们希望他活过 80 岁,那样的话,寿珍就可称寿星了。那个缺医少药的饥馑年月,人活七十就称古稀。82 岁,比今天的 100 岁还不容易。程寿珍难得地做了一辈子壶,他当然非常希望自己能闯过 82 岁大关,民间有个说法,人过八十二,阎王管不住。意思是过了八二大坎,可以向百岁挺进了。真要这样,程寿珍就是紫砂界的一个世纪景观。所以他把那枚印章打在壶上,一是给自己打气,也是不让壶迷们失望。有同道背地里取笑他倚老卖老,其实这完全可以理解。

和所有的父亲一样,程寿珍也望子成龙。然而技艺可教,气息却是不能传授的。程寿珍的宝贝儿子盘根,倒是学会了依葫芦画瓢,他也做那掇球壶,偷偷把父亲的印章打在壶底,然后拿出来卖。行家一看就觉得气息不对,古朴、精气,都不见了,此掇球,非那掇球也。天下壶手千千万,程寿珍却只有一个。太多的壶消失了,老爷子的掇球壶传下来了,一直传到今天,令许多壶功平庸的艺人不敢染指。一个艺人需要留下多少心血,才能在壶里留下自己?人去了,那些精气神,还明明白白地留在壶的每一个细节里。之后许多年,但凡严厉的师傅教育徒弟,常常这样说:“有本事,做一把掇球壶来看看!”



夜光杯

冰心壶道(下)

徐凤

一波三折,先是一家网站举报,举报的事真真假假,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,仅有舆论关注,如无有关部门管理,也会不了了之。总统先生也没把这当回事,二十年前的旧账,早忘了。但是,当年授予他博士学位的大学却引起高度重视,本来,学校是出了一位总统引以为豪的,不是不

监督与被监督

史中兴

可以置之不理或者找个理由为总统开脱,毕竟二十年前情况不同嘛。岂料学校当局并不装聋作哑,而是立马行动,由学术委员会组织查证,确认抄袭后,学术委员会投票表决结果:取消总统博士学位。消息一出,反对派和民间团体纷纷要求总统辞职。总统拒绝辞职,声称“二十年前没有错,用我当时掌握的所有资料写下了这篇论文”,我“诚实工作,问心无愧,标明了资料来源,是男子汉的劳动成果。”再说,“我当选总统不是一步,要求总统辞职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,也有不赞成总统辞职的,双方僵持着,争斗有日益激化之势。关

键时刻,施米特感觉到了事态严重,身为总统,已经失去全体选民的信任,于是到国会发表演说:“根据宪法,总统必须体现匈牙利国家团结,但不幸的是,我的个人问题,使我所热爱的国家陷于分裂而不是团结。我觉得,现在离开此职位,归还总统特权,是我的职责。”事件至此画上句号。综观事件全过程,媒体举报、学校查证、公众施压,环环相接,如果因为学术不端行为者系特权人物而不敢举报,如果举报后学校不予理会,如果公众对总统的德行并不在意,觉得这样的学术不端行为司空见惯,小事一桩,那么媒体一阵嚷嚷后也会偃旗息鼓,总统不会自己监督自己,辞职的事不会发生。现在好了,几个环节共同作用,全社会的监督,这个力道就大了,大到让总统非辞职不可的地步。监督功用诚莫大焉。那个平民式总统府建筑,也和社会监督有关吧。

该提一句的是,总统在最后时刻做出的决定还是值得称道的,毕竟还有选民支持自己,毕竟国会还没有弹劾总统,就是拒不屈职硬扛下去,又将如何?施米特先生还是把总统辞了,这是明智的,硬扛于国家不利,于己也不利,一个失去应有尊严的总统,赖在位子上,还能有多大意思?

我生在上海,却像北方人,喜爱吃面条。太太说我:“只要见到面条,哈喇子就会流出来。”

过了甲子之年,我也算是走南闯北,吃的各色面条也就多了。炸酱面、打卤面、刀削面、担担面、肉燥面、牛肉面、黄鱼煨面都是我的家常饭。前年盛夏在台南,在百年老店“度小月”连吃两碗担仔面,那香味浓烈的肉燥,配上蒜泥、黑醋、虾仁,吃了一碗定会再添一碗。去年秋末在西安、延安、旬邑转了一圈,又恋上了当地的油泼面,那种干辣辣的味道,也只有黄土高坡的汉子才会欣赏。就是上海,我也经常到办公楼街边的兰州拉面馆吃个早点。那位戴着白帽的

阳春面

赵霄洛

老板见到我,总是笑着喊道:“大碗兰拉一碗!”

吃来吃去,我最爱的还是阳春面。

1964 年,我就读上海中学。当时,学校里有许多市里党政军领导的子女,但是,他们与其他同学没有两样,谁都不搞特殊化。在校内,大家同吃同玩同学习。周日返校时,同学们时常会光顾学校大门斜对面的农家小面店,来上一碗阳春面,这似乎成为大家最为奢侈的享受。正是从那时起,我喜爱上了阳春面。

那家面店很小,刚刚放得下两三张方桌。柏油铁筒改造成的火炉,上面架着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。锅旁放着一个笼屉,里面码放着一坨坨的面条。



河光山色总相宜 (中国画) 姚菊英

不知不觉,与“星广会”相遇相识已经三十年了。三十年来,我切切地恋着她。如果说爱上一个人,可能是因为一个纯情眼光、一句美妙的话语,那么爱上“星广会”则是因为她的每一场演出,每一段旋律,每一首歌曲。这些在我心里一点一滴地渗透、蔓延。对我而言,她就像是我生命轮回的见证者。

上世纪 80 年代初,我生了一场大病。父亲为了减轻我的病痛,想方设法分散我的注意力,以便更好地配合医生进行治疗。于是,他就让我听听广播,这个办法得到了医生的同意。不过,医生规定我每周只能在星期天一收听一次。每逢周日,父亲就会把家里的一台“熊猫”牌收音机拿到病房。

从此,这台“熊猫”牌收音机,伴随着我度过了漫长的住院生活。很偶然的一天,收音机里传出了星期广播音乐会的演出实况,是这一份偶然让我与她不期而遇,从而走进了音乐的美妙世界,一发不可收拾。

住院的五年时间里,音乐自始至终陪伴着我和病魔作斗争。主持人对每场音乐会曲目的讲解、对演出团体和演员的介绍,使我渐渐懂得了什么是交响曲、奏鸣曲、协奏曲、小夜曲;让我记住了贝多芬、莫扎特、马勒、勃拉姆斯、柴可夫斯基、德沃夏克等音乐大师的名字;让我明白了《春江花月夜》是一首描绘什么意境的曲子;使我了解美声、通俗、民族唱法各自所具有的特点。

“星广会”不仅是优美典雅音乐的传播者,也是活力动感的代言人。有一期节目让我印象特别深,那时候节目请来洛杉矶女子摇滚乐队进行演出,着实让我迷上了摇滚音乐,为我打开了一个激情飞扬的音乐世界……

住院的日子有音乐相伴

姜明华

思想的力量

——读王勉新作有感



王勉新作有感

读罢王勉几十篇散文新作,不由得感叹,王勉的感悟变得深刻犀利了。前年曾拜读王勉的散文集《印象》,百余篇散文,文字优美,感情真挚,具有情真意切的感染力。从 2010 年 8 月起,王勉在上海一张报纸上辟有散文专栏,每周一篇。至今已有近百篇。近观王勉的新作,增添了深刻犀利的特色。如《不该让鲁迅撤退》一文,对语文课本删减鲁迅经典文章《药》《阿 Q 正传》《纪念刘和珍君》,作者发出了这样的议论——

鲁迅的文章是每个成长在和平年代的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,犹记得当年学习《药》一文,就曾经让年轻的自己为鲁迅犀利的文字和对祖国的深挚情感所感动。“血馒头”本不是药,但却被无知的人当成了药。如果这血馒头只是“童子尿”、“符灰”一类胡诌的治病偏方也罢了,殊不知这其中却凝结着革命志士的鲜血。革命者们为了大众的幸福抛头颅洒热血,他们死后却要接受人民大众“凌迟”,想来不由得令人唏嘘不已。

王勉进一步叙述道,鲁迅的文章本不是以文字和情景的优美取胜的,而是善于将事物的本质撕裂了给人看。课本中收录的风景散文美则美矣,与鲁迅的文章一比却未免相形见绌,成了毫无生命光泽的提线木偶。而鲁迅的文章固然涵

义深邃,有些词句也难免晦涩,但却不失其故事性和幽默感。诸如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或是《阿 Q 正传》之类的文章,其实是极适合于低年级的学生们阅读的。而《纪念刘和珍君》一类的文章则可以完全选入高年级的语文课本,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去理解那个“吃人的社会”的种种黑暗之处。

靠碗的碗柜里,整整齐齐地摆着几摞大碗,瓷虽粗糙,但算干净。这家小店卖阳春面,也卖小馄饨。阳春面五分钱、二两粮票一碗,小馄饨一毛钱、一两粮票一碗。对于我们这些兜里没几毛钱的学生来讲,小馄饨虽然有点荤肉,但是,却没有阳春面那么价廉物美,吃了管饱。这样,阳春面自然就成了我的最爱。

阳春面虽是清汤面,但是,也不那么简单。它的材料一是面,二是葱,三是猪油。面用的是传统的石磨面,这种面没有任何添加剂,散发着小麦的香味。葱得切碎,撒在热腾腾的面上,就像刚刚冒了头的绿芽。猪油是必不可少的,看着那白白的油块渐渐地融化成朵朵油花,你会忍不住流出口水。

吃阳春面,要乘热吃。最痛快就是几个好友一块吃。拿着筷子将那滚烫的面条挑得高高的,鼓足气呼呼地吹吹,然后再慢慢地往嘴里送。

听着那四周传来的吸溜吸溜的声响,吃起来正是“筷横捞,一半儿圆圈一半儿嚼”。同学们买不起酒,剩下的面条汤,似乎就像陈年佳酿,边聊边喝,更平添一番韵味在心头。

1968 年秋,我毕业离校到黑龙江以后,几乎一直都在北方,很少有机会遇见阳春面了。这十几年来,回到上海,尽管好友时常相聚,但是,在这“海鲜”、“烧烤”一类佳肴遍布的年月,餐桌上不会再端上阳春面了。

前年春末,我与朋友

文章结尾时,王勉抒发了自己的思考:鲁迅是真男子,鲁迅的文章是真文字。现在虽然已不是血腥恐怖的战乱年代,但物欲横流、道德沦丧、神经麻木、坑蒙拐骗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,尤其是在青少年中间,也在温水煮青蛙似的暗沸着。鲁迅那令人胆寒的投枪还不能入库,鲁迅那虽苦口但却使人清醒的良药更不能草率地扔掉。

只要丑恶在,鲁迅还不能走。这些话酣畅淋漓,很有张力。很可能是王勉年岁渐长,阅历加深,看问题比以前更深了一层,这是很可喜的。

再如在《大师的淡定》一文中,王勉对巴金《激流三部曲》的评价是:“新与旧的冲突,进步与守旧的碰撞,是一个时代的基调。也只有乳虎般的少年和潜龙般的青年敢于打破旧的桎梏,去迎接民族的新生。”“可以说,我们在书里看到的是被撕裂了的赤裸裸的社会黑暗,而激扬的文字则将进步青年的心事用‘呐喊’的态度宣泄了出来。”这样简洁明快的文字,充满了力量。

作者最后抒发感悟:“从激情转向冷静,从革命转向生活,革命青年的成长历程也是巴金文风不断成熟的过程。只有当作者真正隐退在了文字的背后,读者才能够还原一个自己臆想中的世界。大师的淡定,留给读者的是深远的思索与探究。即使那个时代已经悄然远去,巴金笔下的艺术世界却得以拥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。”

王勉原先嫉媚深情、娓娓倾诉的优美文字,一变为铿锵有力、快人快语的风格,呈现出思考的深度和思想的力量。让我们期待王勉更多的新作。

结伴到加拿大旅游。在温哥华的时候,我们到一家中餐馆吃早饭。看到菜单上用中文赫然写着阳春面,好似老友久别相逢,我毫不犹豫地就要了一碗。等到端来之后,却看傻了。那碗里,飘着青菜和肉片。面是白白的,似乎经过了漂白。汤入口中,却是一股鸡精和香油的味道。这哪是阳春面?

从那以后,我很想能够再吃上一碗上海中学附近那家小店的阳春面。可是,上海中学一带原有的“讲堂学舍,环以曲水”,早已是道路纵横、楼宇林立,自然的那家小面店也已不存在了。

阳春面,清汤白面,如称之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”一点也不为过。然而,时代在变,人也在变。在物质财富的堆砌之中,不知不觉的我们已失去了很多、很多。当然,这失去的绝不仅仅是粗瓷大碗中的阳春面。“末世多轻薄,骄代好浮华”。在繁花似锦的当今,我们能否谨记古训,重拾以往的纯真和质朴?

十日谈

我与“星广会”

随着音乐再起,全场起立同声高唱“保卫黄河”……请读明日本栏。